

《打侄上坟》

主要角色

陈伯愚：老生

陈大官：小生

安人：老旦

张公道：丑

朱参：丑

情节

陈大官自幼父母双亡，依赖叔父陈伯愚抚养长大，因误入歧途，与叔父分家后，沦为乞丐。一年，干旱成灾，陈伯愚放粮赈济灾民，陈大官也来领粮，陈伯愚恨他不知上进，将他痛打。陈安人闻声赶来劝阻，并暗助银钱，命陈大官走去。陈大官痛悔之下，在清明节到坟地哭祭父母，时陈伯愚夫妇也来祭扫，见坟前有残余纸灰，方知陈大官还未忘亲，深受感动，遂将他带回家中，自此，陈大官痛改前非，发奋上进。

注释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本。

张公道、朱参两个人物，传统的演法是由同一个演员先后装扮的。又六小孩在舞台上实际只上四人，其中二人各抱一小孩（即“喜神”），共为六个小孩。

根据《京剧丛刊》第四十集整理

【第一场】

张公道（内白） 嗯哼！
（张公道上。）
张公道（念） 家和意也和，买卖奈如何。若得一子孝，何须儿女多！
（白） 小老儿张公道。只因儿子们甚多，难易度日，闻得陈员外开仓放粮，不免将儿子们唤出前去领粮。
啊儿子们哪里！
六小孩（内同白） 来了。
（六小孩同上。）
六小孩（同念） 忽听爹爹唤，忙步到跟前。
（同白） 参见爹爹。
张公道（白） 罢了罢了！
六小孩（同白） 有何吩咐？
张公道（白） 只因陈员外开仓放粮，你们随我前去领粮。
六小孩（同白） 遵命。
张公道（白） 好好好，拿着口袋。
随我走，随我走。将门带上。
（张公道、六小孩同走圆场。）
张公道（念） 一去二三里，
六小孩（同念） 烟村四五家。
张公道（念） 亭台六七座，
六小孩（同念） 羊肉熬冬瓜。
张公道（白） 暖，八九十枝花。
六小孩（同白） 哦！
（同念） 八九十枝花。
张公道（白） 只晓得吃啊！
来此已是，在此等候。
吓，门上哪位在？

(陈志上。)

陈志 (念) 堂前挂古画，还是旧家风。
(白) 哪一位？

张公道 (白) 哦，陈老哥。

陈志 (白) 原来是公道兄。到此何事？

张公道 (白) 员外可在家中？

陈志 (白) 现在家中。

张公道 (白) 说我要见。

陈志 (白) 在此少等。

张公道 (白) 有劳了。

陈志 (白) 有请员外。

陈伯愚 (内白) 嗯哼！

(陈伯愚上。)

陈伯愚 (念)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白) 何事？

陈志 (白) 张公道求见。

陈伯愚 (白) 说我出迎。

陈志 (白) 员外出迎，

张公道 (白) 员外在哪里？员外在……哦，员外！

陈伯愚 (白) 公道兄。请进。

张公道 (白) 是是是。

(张公道向六小孩。)

张公道 (白) 随我进来，随我进来。

(六小孩同进。)

陈伯愚 (白) 公道兄请坐。

张公道 (白) 有座。

六小孩 (同白) 过来，过来，见过员外。

陈伯愚 (白) 参见员外。

陈伯愚 (白) 罢了。

张公道 (白) 这都是谁家的孩儿？

陈志 (白) 员外是我的儿子啊。

张公道 (白) 员外是我的儿子。

陈伯愚 (白) 不是哦，他们是我的儿子。

陈志 (白) 陈志，领他们后面用饭。

陈伯愚 (白) 是。

张公道 (白) 随我下面用饭。

(陈志领六小孩同下。)

陈伯愚 (白) 公道兄，今年多大年纪？

张公道 (白) 三十五岁了。

陈伯愚 (白) 哦，三十五岁就有许多的孩儿？

张公道 (白) 咳穷人子孙多。

陈伯愚 (白) 好造化。

张公道 (白) 哎呀，要吃要喝难办得很喏。

陈伯愚 (白) 好福气。

张公道 (白) 取笑了。

(陈志引六小孩同上。)

六小孩 (同白) 谢员外的饭。

陈伯愚 (白) 不用谢了。

张公道 (白) 公道兄，买卖可好哇？

陈伯愚 (白) 驮船装太阳。

张公道 (白) 此话怎讲？

陈伯愚 (白) 无非渡日而已。

张公道 (白) 度日就好。到此何事？

张公道 (白) 闻得员外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取粮米。

陈伯愚 (白)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取八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志 (白) 是。

张公道 (白) 慢来慢来！啊，员外，必须取十人的口粮。

陈伯愚 (白) 连你夫妻在内，不过八人，何用十人口粮啊？

张公道 (白) 实不相瞒，我那贱内，又要临盆了。

陈伯愚 (白) 不过九口。

张公道 (白) 她是伏地羊羔子，一胎么，就是两个。

陈伯愚 (白) 未必吧！

张公道 (白) 一定哪。

陈伯愚 (白) 一定？

张公道 (白) 哈哈……取笑了取笑了。

陈伯愚 (白)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取十人的口粮，棉布二匹。

陈志 (白) 是。

(陈志将粮、布交与小孩甲。)

张公道 (白) 你们先拿了回去，我与员外讲话。

六小孩 (同白) 是。

张公道 (白) 不要打架，原道而回。

(六小孩同下。)

张公道 (白) 请问员外，你有几位令郎公子？

陈伯愚 (白) 我么……

(陈伯愚摇手。)

陈伯愚 (白) 咳！

张公道 (白) 喂，陈志哥，请过来。

陈志 (白) 公道兄，做什么？

张公道 (白) 我问道，员外公有多少令郎公子，员外……

(张公道作摇手状。)

张公道 (白) 莫非他有五个？

陈志 (白) 我家员外，乃是乏嗣无后。

张公道 (白)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会没有儿子？

陈志 (白) 无有儿子。

张公道 (白) 哎呀，奇怪了，奇怪了。嗯，我倒要奉承他几句。

(念) 啊员外，有道是：
枯竹林中生嫩笋，老牛栏内产麒麟。员外积得阴功到，自有贵子降陈门。

陈伯愚 (白) 痴心哪！

张公道 (白) 一定哪！

陈伯愚 (白) 妄想！

张公道 (白) 有准哪！

陈伯愚、张公道 (同笑) 哈哈……

张公道 (白) 我要告辞了。

陈伯愚 (白) 陈志代送。

陈志 (白) 送公道兄。

张公道 (白) 啊，陈志哥。

陈志 (白) 公道兄。

张公道 (白) 你有几位令郎公子啊？

陈志 (白) 唉！我也是无有儿子啊。

张公道 (白) 哎，怎么，你也是无有儿子？哎！你这人说了谎话了。

陈志 (白) 怎么？

张公道 (白) 你这脸上带着有儿子的相貌啊。
 陈志 (白) 哎呀，看得出？
 张公道 (白) 你看哪！你的耳朵小，有道是“耳小生八九子”。
 陈志 (白) 暖，此乃是一句古诗啊。
 张公道 (白) 古诗啊！哎呀呀，取笑了，取笑了！嘿嘿……
 (张公道笑下。)
 陈伯愚 (白)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谁家的孩儿，前来冒领粮米？
 陈志 (白) 乃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
 陈伯愚 (白) 他三十五岁就有许多的孩童？
 陈志 (白) 乃是祖上阴功积下来的。
 陈伯愚 (白) 怎么？是他祖上阴功积得来的吗？咳！陈氏门中祖先吓！
 (西皮快三眼) 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陈伯愚年半百无有后苗。
 为儿女我也曾朝山拜庙，
 为儿女我也曾补路修桥。
 怕将来老天爷无有果报，
 眼睁睁有何人去把纸烧。
 (白)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紧闭仓门。
 (陈伯愚下。)
 陈志 (白) 是。
 (陈志下。)

【第二场】

(陈大官嘎吧上。)
 陈大官 (念)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白) 卑人陈大官。不幸七岁父母双亡，多蒙叔父抚养八载。一十五岁身为黄门秀才。唉！是我不好，我不该听信学友之言，回得家来，与我叔父朝吵暮闹，定要分门另住。是我叔父被我吵闹不过，只得将我亲娘舅请到家来，将这上等家私平分我一半。咳！又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外面昼赌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费，失却功名，只落乞……乞讨之中了……啊……
 (陈大官哭。)
 陈大官 (白) 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不免前去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陈大官走圆场。)
 陈大官 (念) 大官生来命运低，失却功名被人欺。大街小巷人取笑，
 (陈大官顿足。)
 陈大官 (白) 噫！咳！
 (念) 不怨旁人怨自己。
 (白) 到了。
 (陈大官吞吞吐吐。)
 陈大官 (白) 门上有人吗？
 (陈志上。)
 陈志 (白) 是哪一位？
 (陈志出门，陈大官自惭形秽，返身走去，被陈志拉回。)
 陈志 (白) 你不是大相公吗？
 陈大官 (白) 哎，哎，是我啊！陈志！
 陈志 (白) 你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哪？
 陈大官 (白) 陈志啊，再也不要提起。是我在外面昼赌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费，只落得乞讨之中……了……哇！
 (陈大官哭。)
 陈志 (白) 到此作甚？

陈大官 (白) 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哇！
(陈大官哭。)

陈志 (白) 在此少等。
(陈大官白低声。)

陈大官 (白) 陈志！你去通禀哪？
陈志 (白) 是啊。
陈大官 (白) 我叔父若是喜在那里，你将手一招，我就来了。
陈志 (白) 若是恼在那里呢？
陈大官 (白) 哎呀，若是恼在那里啊……有了，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哇！
陈志 (白) 我记下了。
有请员外。
(陈伯愚持书上。)

陈伯愚 (白) 何事？
陈志 (白) 大相公来了。
陈伯愚 (白) 哪个大相公？
陈志 (白) 大官大相公。
陈伯愚 (白) 哦，大官儿来了，叫他进来。
陈志 (白) 是。
(陈志举手。)

陈志 (白) 喂！
陈大官 (白) 哎呀！糟了糟了……
(陈大官返身要走，陈志拉陈大官回来。)

陈大官 (白) 我不敢进去啊，我不敢进去啊！
(陈志拉住陈大官。)

陈志 (白) 哎，你怎么溜了哇？
陈大官 (白) 喂，我也曾对你讲过，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啊！
陈志 (白) 哎！我的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你怎么就溜了哇？
陈大官 (白) 哦，你把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呀？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哪！如此说来，我叔父是喜在那里啊？
陈志 (白) 喜在那里。
(陈大官挺胸扬面。)

陈大官 (白)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大官 (白) 带路！
陈志 (白) 是。
(陈大官抬腿欲进门，腿颤抖。)

陈大官 (白) 哎呀，不……不好哇！我正要进去，它……它就哆嗦起来了！
(陈大官向腿。)

陈大官 (白) 不要哆嗦，放大了胆，你不要哆嗦啊，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做主！大……大胆地进去！
(陈大官进门。)

陈大官 (白) 叔父在上，侄儿拜揖。
(陈伯愚边看书边问话。)

陈伯愚 (白) 罢了。儿吓，你可好哇？
陈大官 (白) 我好，我好，叔父可好？
陈伯愚 (白) 我也好。几载未见，不知儿的光景如何？
(陈伯愚抬头望，见状大惊，手中书不觉落在地上。)

陈伯愚 (白) 你、你……你是陈大官？
陈大官 (白) 陈、陈……陈大官。
陈伯愚 (白) 你是陈敏生？
陈大官 (白) 陈……陈敏生。
陈伯愚 (白)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景哪？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啊！侄儿在外面不习正道，吃喝嫖赌，浪荡……

(陈大官见陈志摇手示意，即住口。)

陈伯愚 (白) 讲啊!

(陈伯愚向陈志。)

陈伯愚 (白) 下站!

陈志 (白) 哦!

陈伯愚 (白) 讲来!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啊! 侄儿在外面不习正道，吃喝嫖赌，浪荡……

(陈志摇手。陈伯愚向陈志。)

陈伯愚 (白) 下站!

你、你……你快快的讲来!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啊! 侄儿在外面不习正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昼赌夜游，将一份家私，尽行花费，只落得乞……讨之中了!

(陈大官哭。)

陈伯愚 (白) 哦! 怎么? 儿在外面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将一份家私花费，只落得这这这乞讨了!

(陈伯愚气极，冷笑。)

陈伯愚 (三笑) 哈哈，喝喝! 啊喝喝喝……

(白) 儿既然落到这般光景，不在外面乞讨，来到为叔的家中作甚哪?

陈大官 (白) 闻得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哇……

(陈大官哭。陈伯愚沉痛。)

陈伯愚 (白) 好哇，为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无有粮了么! 有哇!

陈大官 (白) 多谢叔父。

陈伯愚 (白) 你近前来，有哇，近前来。

(陈伯愚见陈志向前欲劝。)

陈伯愚 (白) 下站!

近前来。

(陈伯愚见陈志向前欲劝。)

陈伯愚 (白) 与我下站!

(陈伯愚上前扭住陈大官。)

陈伯愚 (白) 儿是陈大官?

陈大官 (白) 陈……陈大官。

陈伯愚 (白) 陈敏生?

陈大官 (白) 陈……陈敏生。

陈伯愚 (白) 好奴才!

(陈伯愚打嘴巴，随手拿起家法打陈大官。)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啊!

(陈大官哭。)

陈大官 (西皮散板) 叔父不必怒气生，
侄儿言来听分明：
(哭头) 不看僧面看佛面，叔父啊!
(西皮散板) 必须要念在儿的二老双亲。

陈伯愚 (白) 好奴才
(西皮散板) 提起了儿爹娘要掌儿的嘴，
陈门中出了你这不孝人!
这样的奴才终何用!

(陈伯愚打陈大官蹯三个屁股座子，倒地晕去。)

陈伯愚 (西皮散板) 不如打死这败家的后根!

(安人上。)

安人 (西皮摇板) 只听前堂哭悲声，
急忙向前问分明。
(白) 吓，员外!

陈伯愚 (白) 咳!

安人 (白) 在此拷打谁家孩儿?

陈伯愚 (白) 谁家的孩儿，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呐！

安人 (白) 原来是陈大官。

陈伯愚 (白) 好个陈大官！

安人 (白) 陈敏生。

陈伯愚 (白) 好个陈敏生！

安人 (白) 啊员外，你打他少娘无父的孩儿作甚哪？

陈伯愚 (白) 啊？他少娘无父，难道说还欺压他不成么？

安人 (白) 不，不是哟！你打他我心痛哪！

陈伯愚 (白) 呀呸！像这样的孩儿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时我打他，你再心痛！不看在半百夫妻之分，定要掌嘴！

安人 (哭) 大官儿呀……

陈伯愚 (白) 哎，我不许你哭！

陈志 (哭) 大相公呀……

陈伯愚 (白) 哎，不许你嚎！我看你们哪个大胆的——

(陈伯愚不禁哭起来。)

陈伯愚 (白) 敢哭啊……

陈大官哪，小奴才！曾记得儿爹娘染病在床，将我二老唤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弟妇！我二老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孩儿年小，必须教管成人！我那兄嫂说罢此话，就双双一场的大梦！

(陈伯愚拭泪。)

陈伯愚 (白) 那时儿将将的七岁，送到南学攻书，一十五岁身入黉门，是何等的侥幸哪？儿不该在外面听信旁人言语，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吵暮闹；问起情由，尔要分居另过。为叔的本当部分，又恐旁人道我以大压小，以叔压侄；万般无奈，将儿的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财就平分儿一半！儿就该发愤读书，力图上进的才是，怎么，儿在外面昼赌夜游，荡尽家财，失落功名，只落得这……乞讨了！

安人！

安人 (白) 员外。

陈伯愚 (白) 大官儿多大了？

安人 (白) 二十一岁了。

陈伯愚 (白) 呀呀呸！二十一岁还是什么小孩子吗！

(叫头)

(白) 陈门中祖先哪！

(白) 也不知哪辈为官，颠倒民词，生下这样败家的子侄！怎不气……气……

(陈伯愚欲进内。)

安人 (白) 哎呀！员外请转，员外请转，大官儿他气绝了哇！

(陈伯愚吃惊。)

陈伯愚 (白) 啊？

(陈伯愚至此，有些悔意，慌乱中伸手去摸陈大官的嘴，尚有呼吸。)

陈伯愚 (白) 哎呀！

唉呀！

(念)

(白) 你非愚呆并哑聋，不该败坏我门庭。叔侄好比黄粱梦啊，你是谁来我何人！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这奴才若是醒来，就与我轰啊，与我赶，赶了出去。

(陈伯愚下。)

安人 (白) 将大相公唤醒。

陈志 (白) 大相公，大相公醒来。

(陈大官渐苏醒。)

陈大官 (白) 暖！

(西皮小导板)

(白) 适才叔父来教训，

(白) 哎呀，婶母啊！

(陈大官哭。)

陈大官 (西皮摇板) 又见婶母在面前。

(白) 婶母，搭救孩儿啊……
 安人 (白) 这是自己不好，难怪你叔父打骂于你呀！
 陈大官 (白) 婶母，搭救孩儿吧！
 安人 (白) 那个自然。
 陈志。
 陈志 (白) 有。
 安人 (白) 取两封银子来。
 陈志 (白) 两大封，两小封？
 陈大官 (白) 嗯，自然是两大封啊。
 (陈志取两封银子，交与陈大官。)
 安人 (白) 拿定银两，速速求取功名要紧哪！
 陈大官 (白) 多谢婶母！
 (西皮摇板) 谢过婶母赏纹银，
 来生犬马当报恩！
 辞别婶母出门庭——
 陈志 (白) 大相公请转！
 陈大官 (西皮摇板) 又听陈志唤一声。
 (白) 陈志！你唤我回来作什么啊？
 (陈大官有些尴尬。)
 陈志 (白) 我这里有一茶之敬，大相公你吃杯茶吧！
 陈大官 (白) 哎，我乃一主，你乃一仆，我焉能要你的银子啊！
 陈志 (白) 莫非嫌轻？
 陈大官 (白) 愧领了！
 (西皮摇板) 如今事儿颠倒颠，
 仆人倒比主人贤；
 陈大官日后有好处——
 (白) 陈志哥！
 (西皮摇板) 一重恩当报九重还。
 (陈伯愚内咳嗽。)
 陈志 (白) 员外来了，员外来了。
 (陈大官闻言跑下。陈伯愚上。)
 陈伯愚 (西皮原板) 老来无子甚悲惨，
 陈门中出了个不肖儿男。
 一步儿来在前厅院——
 安人 (哭头) 陈大官，陈敏生，啊……大官儿呀！
 陈伯愚 (西皮原板) 见安人只哭得珠泪不干！
 安人 (白) 员外请坐。
 陈伯愚 (白) 有座。
 (陈伯愚看望。)
 安人 (白) 员外，看什么？
 陈伯愚 (白) 大官儿哪里去了？
 安人 (白) 已然走去了啊！
 陈伯愚 (白) 走去了？
 安人 (白) 正是。
 陈伯愚 (白) 你，你可曾把什么与他呀？
 安人 (白) 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陈伯愚 (白) 哎呀呀！偌大年纪，不会办事！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你可曾把什么与大相公吗？
 陈志 (白) 也未曾把他什么。
 陈伯愚 (白) 哎呀呀！叫他转来！
 陈志 (白) 是是是。

大相公！大相公！
大相公去远了。
陈伯愚（白） 唉！这奴才有兴而来——
安人（白） 无兴而归呀！
陈伯愚（白） 咳！
安人（白） 员外，只顾与大官儿吵闹，忘了一件大事。
陈伯愚（白） 什么大事？
安人（白） 今乃清明佳节，你我二老何不上坟祭扫。
陈伯愚（白） 不是安人提起，我倒忘怀了。
陈志。
陈志（白） 有。
陈伯愚（白） 准备祭礼，坟莹去者！
陈志（白） 遵命。
（陈志下。）
陈伯愚（西皮原板） 可惜了陈大官青春年少，
安人（西皮原板） 恨奴才在外面浪荡逍遥。
陈伯愚（西皮原板） 怕的是到后来你我的大限来到，
安人（西皮原板） 我二老坟前谁把纸烧！
陈伯愚（哭头） 陈大官！
安人（哭头） 陈敏生！
陈伯愚、
安人（同哭头） 啊……
陈伯愚（哭头） 大官儿啊！
（陈伯愚、安人同下。）

【第三场】

（陈大官上。）
陈大官（西皮快板） 时不济来运不通，
竹篮打水落场空。
（白） 唉！我真真的倒运哪，昨日我婶母赠我两大封银子，夜宿古庙之中，又被那狠心的贼人偷了去了！哎呀呀，我真真的倒运哪！今当清明佳节，是我在街市上叫化了几文铜钱，打了几陌烧纸，不免与我爹娘上坟便了！唉！我真真的倒运哪！
（陈大官走圆场。）
陈大官（白） 两大封引子，不是少啊！唉！
（京白） 小二百块都没了！
（白） 到了。
朱参，暖，朱参。
（朱参上。）
朱参（念） 我名叫朱参，与人看坟院。开开门来看——
陈大官（白） 朱参。
朱参（念） 原来是陈大官。
陈大官（白） 哇，哇，又一个哇！
朱参（白） 哪儿来这么三哇啊。
陈大官（白） 陈大官也是你这个狗才叫的吗？啊，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吗？甚吗东西！
朱参（白） 我不叫陈大官，我叫你什么啊？
陈大官（白） 要叫大相公。
朱参（白） 哇，哇，哇。我照样还你三哇。
陈大官（白） 甚吗东西！
朱参（白） 什么，大相公？想当初大员外活着的时候，你是这样儿吗？也是前顶马，后跟驴儿，那么些人陪着你，我看在银钱的份上，叫你一声大相公！
陈大官（白） 势力的小人！

朱参 (白) 今天你都卖了零碎绸子啦，我还叫你大相公啊？干脆，还是陈大官。

陈大官 (白) 大相公。

朱参 (白) 陈大官！

陈大官 (白)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朱参 (白) 相公，也是穷相公！

陈大官 (白) 唉！

朱参 (白) 哎，你干什么来了？

陈大官 (白)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朱参 (白) 上坟？你还有坟哪？

陈大官 (白) 啊？我人穷罢了，我的坟都没有了吗？啊？坟都没有了。啊？甚吗东西！

朱参 (白) 别着急啊！我说你啊，有两钱儿垫补着花得啦，活着不孝，死了不是瞎掰吗！

陈大官 (白) 放屁！

朱参 (白) 这股子味儿。

陈大官 (白) 带路！

朱参 (白) 呦呦！带鹿啊！留神仙鹤吧！还带路哪！跟我进来！

陈大官 (白) 唉！

(念)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朱参 (白) 哎哎，少说废话行不行？

陈大官 (念) 箭出知长短，人面识高低。

朱参 (白)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碎咀子！

陈大官 (白) 朱参哪，我爹娘坟墓到底在哪里啊？还到得了到不了哇？

朱参 (白)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地方是大的，坟头儿是多的，我得找到啦，这要是错上了坟，是闹着玩儿的吗？

陈大官 (白) 胡说！到底在哪里啊？

朱参 (白) 我给你找找！这个就是。

陈大官 (白) 就是这个啊？

朱参 (白) 就是这个，瞧瞧。

(陈大官见坟，惊叫。)

陈大官 (白) 唔，唔！

朱参 (白) 你怎么直学油葫芦叫唤呐？

陈大官 (白) 哎，朱参哪！

朱参 (白) 啊。

陈大官 (白) 你看这上面，这旁一个大窟洞，那么一个小窟洞——

(京白) 为何有许多的窟窿啊？

朱参 (白) 窟窿啊，这是风水！

陈大官 (白) 啊，风水啊！

朱参 (白) 这里头出芦花长虫，白屎格螂，才积得你这样的子嗣哪！

陈大官 (白) 哈哈！你这个奴才，吃着我家的，喝着我家的，你所管何事啊！

(陈大官欲打朱参。朱参拦住陈大官。)

朱参 (白) 得，得啦！张手就打人哪？谁吃你的啦，谁喝你的啦？这会儿我们吃的是二员外的，吃你的干什么！张手打人哪！

陈大官 (白) 倒是这个奴才讲的是。

朱参。

朱参 (白) 干什么？

陈大官 (白) 我与你借样东西吧！

朱参 (白) 还借东西哪！借什么？

(陈大官故意说得含混不清。)

陈大官 (白) 铁锨头。

朱参 (白) 啊？

陈大官 (白) 铁锨头。

朱参 (白) 你好好说行不行啊？

陈大官 (白) 铁锨头。

朱参 (白) 说不上来你是孙子！

陈大官 (京白) 铁锹!

朱参 (白) 这你怎么说上来啦?

陈大官 (京白) 你骂人嘛!

(朱参取锹。)

朱参 (白) 锹! 拿去! 给你锹!

(朱参扔锹在地。陈大官急抬腿, 抚摸。)

陈大官 (白) 哎哟!

朱参 (白) 怎么啦? 怎么啦?

陈大官 (白) 哎哟, 砸了我的连疮腿了!

朱参 (白) 真能做工, 铁锹掉在这儿, 会砸了你的连疮腿啦!

(陈大官捡起锹, 铲土填补分头, 拍打。朱参在一旁看。)

朱参 (白) 看坟的不发愁了, 有了后了!

陈大官 (白) 我这是替你呀!

朱参 (白) 我不稀罕! 拍结实点儿, 留神裂喽。

陈大官 (京白) 我也给你锹!

(陈大官把锹向朱参扔去, 锹落在地。朱参故意抬腿。)

朱参 (白) 哎呀!

陈大官 (京白) 怎么样?

朱参 (白) 没砸着。

陈大官 (京白) 你也挨骂。

(白) 朱参, 我再与你借样东西吧!

朱参 (白) 拣有的说吧。

(陈大官含混不清。)

陈大官 (白) 纸撮。

朱参 (白) 什么?

陈大官 (白) 纸撮。

朱参 (白) 什么?

陈大官 (白) 纸撮。

朱参 (白) 我说你又找挨骂是怎么着?

陈大官 (京白) 火纸媒儿。

朱参 (白) 要火纸媒儿干什么?

陈大官 (白) 你拿去吧!

(朱参取出火纸媒, 把有火的一头递向陈大官。)

陈大官 (白) 你这是怎样的递法呀?

(朱参调过头来, 递出。)

朱参 (白) 这有个吉祥话儿。这头儿不着, 这头儿着。

(陈大官焚化烧纸。)

朱参 (白) 怎么着, 要放火是怎么着?

陈大官 (白) 不放火。

朱参 (白) 不放火, 留点儿神!

(陈大官从腰中取出一个小炮竹。)

朱参 (白) 这是干什么?

陈大官 (白) 放个炮竹, 崩崩我的晦气呀!

朱参 (白) 崩崩你的穷气吧!

(陈大官把炮竹立在地上, 小心地点燃。朱参故意吓唬。)

朱参 (白) 着喽!

(陈大官一惊。)

陈大官 (白) 啊?

甚吗东西!

(陈大官点完急退避, 少待, 炮竹不响, 小心上前捡起, 看。)

陈大官 (白) 唉! 我人穷罢了, 连放炮都不响了。

朱参 (白) 是啊, 明儿你放屁还不臭了哪!

陈大官 (白) 我叔父到来, 速报我知呀。

朱参 (白) 快点儿, 快点儿啊!
(朱参下。)

陈大官 (白) 爹娘吓。
(西皮摇板) 爹娘与儿多照应,
(哭头) 爹娘啊!
(西皮摇板) 保佑孩儿及早成名。
(白) 爹娘啊!
(陈大官哭。朱参上。)

朱参 (白) 二员外来啦, 二员外来啦!
(陈大官大惊。)

陈大官 (白) 啊?
(陈大官慌乱中向前欲跑, 朱参左右拦住。朱参指下场门。)

朱参 (白) 那边儿, 那边儿!
(陈大官、朱参同跑下。陈伯愚、陈安人、陈志同上。)

陈伯愚 (西皮原板) 艳阳天气正清明,
安人 (西皮原板) 家家户户上坟茔。
(陈伯愚、安人同拜坟。)

陈伯愚 (西皮原板) 拜罢了祖先爷站立不稳,
安人 (西皮原板) 上前去搀扶年迈之人。
(朱参换长衣上。)

朱参 (白) 参见员外、安人。
陈伯愚 (白) 罢了。
将祭礼赏与朱参。

陈志 (白) 赏与你了。
朱参 (白) 多谢员外, 多谢安人。
陈伯愚 (白) 不必谢了。
(朱参向陈志。)

朱参 (白) 大叔, 多谢。
(朱参下。)

安人 (白) 啊员外, 你我到坟前游玩一番如何?
陈伯愚 (白) 年年如此, 无有例外……
安人 (白) 只恐来年, 有你无我啊。
陈伯愚 (白) 哎, 有你无我。
安人 (白) 一样。
陈伯愚 (白) 一样啊! 安人你看青的是——
安人 (白) 松。
陈伯愚 (白) 绿的是——
安人 (白) 柏。
陈伯愚 (白) 松柏长青。
安人 (白) 牛马来临。
陈伯愚、
安人 (同笑) 啊, 哈哈……
安人 (白) 啊员外, 你看大员外坟前, 何人与他上坟来了?
陈伯愚 (白) 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 还有哪一个啊?
安人 (白) 你看哪, 纸钱灰还未散呢!
(陈伯愚看。)

陈伯愚 (白) 是啊。唤朱参!
安人 (白) 唤朱参。
陈志 (白) 朱参快来。
(朱参上。)

朱参 (白) 来了。来了。
陈志 (白) 员外唤你。
陈伯愚 (白) 朱参, 大员外的坟, 哪个上过了?

朱参 (白) 没有人上过啊!

陈伯愚 (白) 纸钱灰还未散呢!

朱参 (白) 不是啊, 今儿是清明佳节, 上坟的人多, 八成儿许错上了坟了。

陈伯愚 (白) 若是不讲, 与我掌嘴!

朱参 (白) 哎, 哎, 别介别介, 陈大官来了!

陈伯愚 (白) 奴才, 陈大官也是你这奴才叫的吗?

朱参 (白) 不是, 员外, 您问的急, 我答的快, 我把“叔”字给落下了! 是我一个人儿的大官叔来了。

陈伯愚 (白) 哼! 叫他前来。

朱参 (白) 是。

(朱参向内喊。)

朱参 (白) 唔! 大官叔, 唔, 大官叔, 唔!

陈大官 (内白) 唔!

朱参 (白) 唔! 大官叔!

(陈大官上。)

朱参 (白) 员外叫你哪!

陈大官 (白) 哎呀!

(京白) 你呀, 就告诉我没来!

(陈大官下。)

朱参 (白) 员外, 我大官叔说他没来!

陈伯愚 (白) 不像话。

朱参 (白) 是不像话。

唔! 大官叔!

陈大官 (内白) 唔!

朱参 (白) 叔, 唔!

(陈大官上。)

陈大官 (白) 唔!

朱参 (白) 唔! 你去吧! 你去吧!

(朱参推陈大官, 陈大官向前扑跪在地。陈伯愚向朱参。)

陈伯愚 (白) 你这奴才, 为何将他推倒尘埃?

朱参 (白) 不是。他眼神儿不好, 让坟头儿绊了个跟头。

陈伯愚 (白) 哼, 滚了下去。

朱参 (白) 是。

(朱参下。)

陈伯愚 (白) 哎呀儿啊! 为叔打了你几下, 莫非前来偷盗树木来了吗?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啊! 侄儿怎敢前来偷盗树木, 今当清明佳节, 是孩儿在街市上叫化了几文铜钱, 打了几陌烧纸, 与爹娘上坟来了哇!

(陈大官哭。)

陈伯愚 (白) 哎呀安人哪!

安人 (白) 员外。

陈伯愚 (白) 你我二老百年之后, 只恐他就不来了!

陈大官 (白) 叔父, 婶母! 等你二老百年之后, 侄儿也要前来烧钱化纸。儿此去靠山涧下死, 遇河水内亡, 儿再也不来了……哇!

(陈大官哭。)

陈伯愚 (白) 哎呀儿啊!

(陈伯愚上前欲拉陈大官, 陈大官吓的后退。)

陈伯愚 (西皮散板) 大官儿说出了伤心话,

安人 (西皮散板) 倒叫二老泪如麻。

(白) 看大官儿回心转意, 不如拜在你我膝下, 员外意下如何?

陈伯愚 (白) 但凭安人。

安人 (白) 待我向前。

啊侄儿! 你叔父有意收你作为一子, 还不向前拜过!

陈大官 (白) 如此爹娘请上, 受孩儿一拜呀!

(西皮摇板) 叔父是儿亲生父,
 婶母就是老娘亲。

(京白) 实授大相公, 恢复原任。

陈伯愚 (白) 陈志!

陈志 (白) 有。

陈伯愚 (白) 回去取衣帽与你大相公。

陈志 (白) 是。

陈大官 (白) 陈志啊, 做甚么去啊?

陈志 (白) 取衣帽去啊。

陈大官 (京白) 我可要那好的。

陈志 (白) 我知道了。

(陈志下。)

陈大官 (白) 带路!

陈伯愚、
 安人 (同白) 正是:

陈伯愚 (念) 我儿改邪要归正,
 安人 (念) 莫学浪子慌了心。
 陈伯愚 (念) 败子回头金不换,
 陈大官 (念) 知过必改学好人。
 陈伯愚 (白) 回去吧!
 (笑) 哈哈……

(陈伯愚欲下。陈大官心里害怕, 畏缩不前。)

安人 (白) 员外请转, 员外请转。

陈伯愚 (白) 何事?

安人 (白) 大官儿他不回去了。

陈伯愚 (白) 却是为何?

安人 (白) 怕你打骂与他。

陈伯愚 (白) 安人先行。

(安人下。陈伯愚上前欲拉陈大官。)

陈大官 (白) 哎哟, 打不起了啊!

陈伯愚 (白) 从今以后, 为父有口不来骂你, 有手不来打你, 只要儿发奋攻书, 力图上进, 为父一份家财, 由儿执掌, 成人也在不, 这不成人也在你了。

陈大官 (白) 爹爹! 从今以后, 有口不来骂我, 有手不来打我。只要我发奋攻书, 力图上进, 将这上等家私, 统归我执掌, 这成人也在我, 不成人也在我。哎呀叔父呀!

有道是:
 (念) 爹娘打骂终何用, 成人还要——
 (京白) 我自成人。

陈伯愚 (白) 好哇! 好一个“成人还要儿自成人”! 随为父回家去吧!

陈大官 (白) 哈哈……

(陈大官手摸心口, 紧皱眉。)

陈大官 (白) 哎哟!

陈伯愚 (白) 儿呀, 怎么样了!

(陈大官有气无力。)

陈大官 (京白) 我还没有吃晚饭哪!

陈伯愚 (白) 哎呀呀, 随为父用饭去呀!

(陈伯愚、陈大官同下。)

(完)